



碎瓷

我唯一的爱侣
我只能对你说说我的悲伤
我的悲伤,来自感性的身体
也来自克制的意志
我的悲伤,一片片瓦解的碎瓷
被湖水冲洗着
没有黯然失色,没有腐烂变质
我的悲伤在时间里循环着
不再迟钝,也不再锋利
湖水将它变得愈加卑微
但它仍然是一个实体
碎片化的爱情难以复原了
我的悲伤难以言说
它把我从眩晕中唤醒
它允许我保持一个弱者的尊严

解谜

失传千年的秘色瓷工艺
是一个谜
古老的诗意,古老的爱
永远都不应失传
收集数不清的青瓷实物
包括残件和碎片
探访有名或无名的窑址
即使已坍塌或破坏
每一个密码,都可以验证
爱的唯一性与诗的多义性
水的流动性与土的稳定性
从自然中聆听启示
并以秘色瓷为第二自然
低头,胎珠在一方水土里
抬头,光色在万里空濛中
爱,百折不回;诗,万古不变
忠实是唯一的钥匙
无数次试错,始终在等候
天工开物的时刻到来了
复原不是以假乱真
解谜妙在心领神会
跨过时间相逢,初见胜于熟识
前世今生之缘,度化痴情之人

有形与无形

爱的形状是怎样的
这不是孩子气的问题
我严肃地想着
就像一个诗人选择每一个意象
靠直觉也靠理智
就像一个艺匠形塑每一件青瓷
满怀热情又极其冷静
意象、造型千变万化
爱的显现具体而实在
可是,我常常找不到合适的意象
也虚构不出美妙的造型
我肯定把爱弄丢了
我肯定和你失去了联系
在痛苦的寻找中
我终于遇到那些我曾躲避的事物
我没有被记恨,它们在尘埃外
在光线里,在如其所是中
奔涌如泉,注满我的眼眶
它们没有许下任何愿望,却带给你
你的太多消息
就这样渴望你的秘密世界
就这样记忆你的无数表情
虽然我的爱什么也不能证实
但在语言的现实里,我一再感到惊奇

胎

未生幼体急切地胎动
向母亲探问外部世界的消息
母亲为此喜悦,承受了一切痛苦
瓷胎进入窑炉,就像投胎
等待被赋予灵魂、被应许自由
窑炉热烈燃烧,驱逐了一切黑暗
脱胎而出,如同一个梦
推开了现实之门
脱离了黑暗,却必须迎接新的黑暗
反抗了爱,却必须依靠爱而活着
不完美的瓷多么期待回炉
长不大的人多么留恋子宫
可是,当我说出爱
我能够像爱着母亲一样爱着你吗
我能够像承受烈火一样爱着你吗
我在最私密的空间里和你抱成一团
幻想光和黑暗没有分离的原初
可是,在敞开的世界里
爱不是躲避;爱,也许是对自我的纠正

窑变

浓淡不一的青色,像不经意
打开的一扇门,在天堂之外的世界
否定了常识的规定性
又宣告了爱的唯一性
火的层次,梦幻的形状
释放的肌理,冒险的痕迹
如同两个人不停移动并交换位置
不是互为界限、互为罪恶
而是互为迎接、互为承认
即使有缺陷,也无需遗憾
即使是试错,也无需忏悔
如果能再次创造这偶然之美
如果能再次激起这美妙之爱
我立即解除所有的身体防线
在我的领土,你拥有永久豁免权

余痕

一件古瓷的釉面
多么像一个老人的脸
不再鲜亮,也不再紧张
当往事从阴影中被召唤出来
晚年并未吞噬童年的光
青春,中年,每一段历程
也没有完全褪去色彩
无数人的面目,各个时代的风貌
层层叠叠地
投射过来
心里久已淡忘,而脸上悄然有余痕
我懂得不与过去决裂的深情
接纳,搁置,转化,释放
当我抚触到这张脸,我不是在抚触伤痛
我是在为旧琴重鸣雅歌而洗耳
我是在为古瓷再斟美酒而醉心

上林湖·瓷爱

□袁志坚

(组诗)

两种浪漫

楚之漆器
火红,玄黑
浴火的凤凰冲破幽玄的天幕
楚人的意识空间俱是动感
越之瓷器
淡青,匀翠
湖光山色在如洗天空下显现
越人的意识空间充满安宁
从楚地到越地,我的人生
经历了两种浪漫
仿佛昼与夜一来一往
仿佛动与静一隐一显
热烈地爱着,含蓄地爱着
形而下爱着,形而上爱着
我在众生之路行走
我在光阴之路行走
我因此遇见了你
是你,让我相信永恒之美
让我相信死而复生

接近

我无限接近一只完美的瓷瓶
我看见它,我的目光消融于它的
弧线、光泽、调性和气息
它是我最终的处所
一个不可穷尽的梦境
它是我永远的誓言
一个反复对话的星座
我看见它,我的双手仿佛触摸过它
它让我确认愈合的伤口和返回的时光
我在黑暗中看见它
接受它的引领
它是如此深邃,如同大自然一样
涌动着灵性
可是它一直保持着同我的距离
这难以越过的距离,这神秘的虚空
让我痛苦于世俗之爱的界限
独处时,我无限接近另一个自我
其实我并没有完全抵达孤独

空着

我最爱的瓷瓶
一直空着
不贮陈酒,不插鲜花
空着,仿佛不是尘世之物
冷静而自足
它并不能代替我去接受什么
它不是幸福的储蓄罐
不是不幸的收容所
它像眼睛一样,空着
眼睛并不负责记忆
眼睛只是寻找、等待、发现
一刹那
你的芬芳胜过陈酒、鲜花
时间仿佛消失了
我的思想完全空着
我的泪水立即充盈

